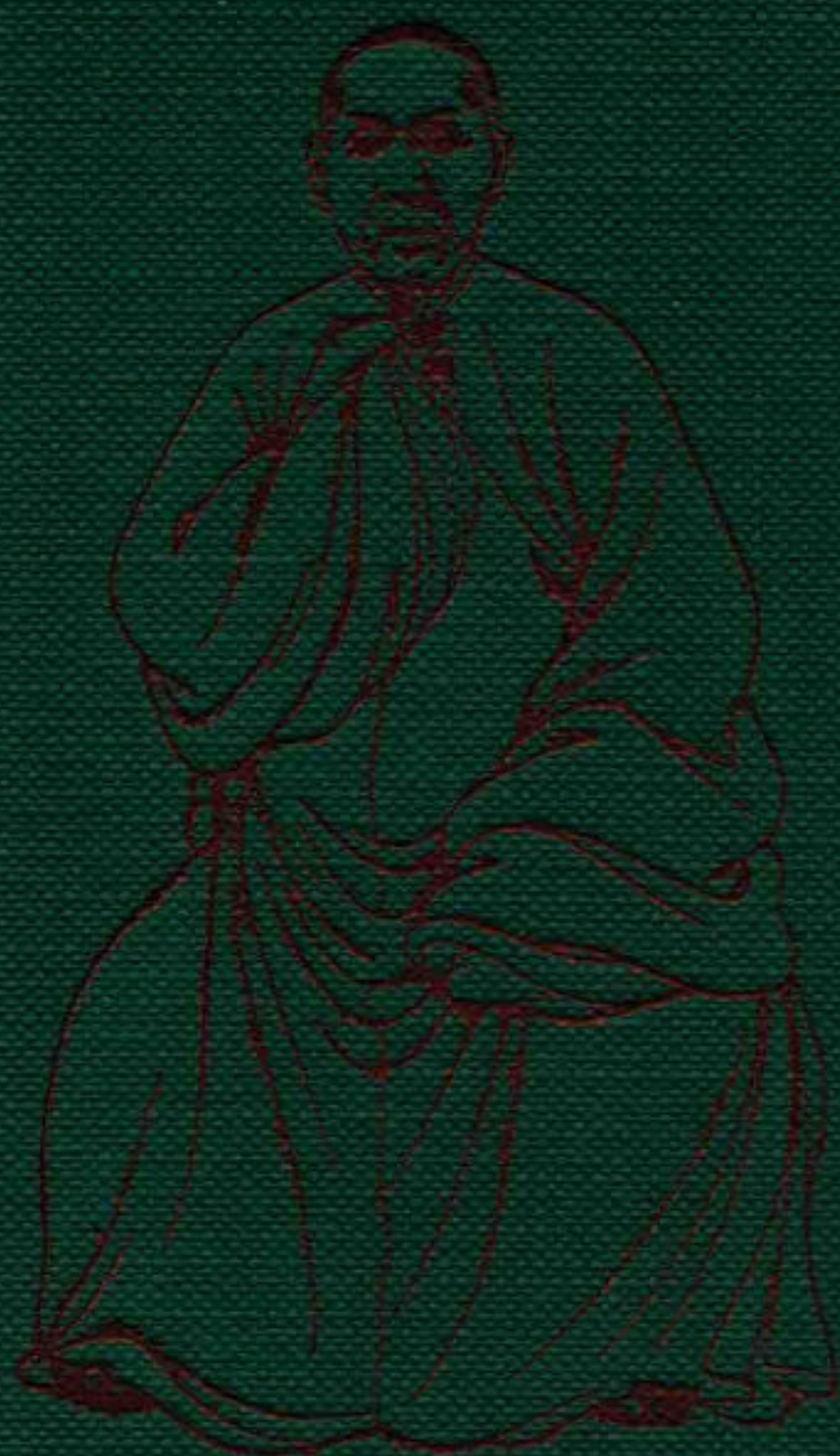


林 行

譯文全集 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三冊 目錄

吟邊燕語

一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一六五

埃司蘭情俠傳

二六七

迦茵小傳 (上)

五六一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編

神怪小說

吟邊燕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世界新輿圖

洋裝
一冊

定價
七元

元 和 奚 若 編 纂

是圖採用中日英法德五國圖籍二十餘種。精繪詳校。迥非直譯一家者可比。譯名精審。且增譯新名。約有三分之一。內容分天文、地文、人文圖、八幅。六洲總圖、各國分圖、三十八幅。城市圖、百餘幅。附記鐵路、航路、運河、海電及圖例分率。以便推算。末附統計表。臚列各國政體、教育、財政、國防、交通、商務。以便參攷。

各省摺圖

各省掛圖

(幅一各)

每幅八角

甲種每幅二元五角
乙種每幅二元
丙種每幅一元二角

中國全圖

冊一定價四元

是冊首列中國全圖一幅。次各行省。次內外蒙古。次青海及前後藏。合訂一大冊。凡鐵路、電線、商埠、租地。無不具載。各省各縣。有新析新置者。悉皆注入。用五彩精印。鮮明奪目。

中國總圖

甲種每幅四元五角
乙種每幅四元
丙種每幅一元八角

是圖調查確實。印刷鮮明。各省分別顏色。所有各縣地名。均照最新分合者更改。並詳加注明。取便學校講授之用。

四川山東
安徽湖南
湖北浙江
江蘇直隸

本館所製各圖。皆極精審。是圖縱英尺三十七寸。橫二十六寸。數色套印。最為醒目。

江蘇浙江
山東安徽
湖北四川
湖南四川

以上各種。計縱英尺四十寸。橫五十四寸。校讎精細。符號清楚。彩印鮮明。紙張光亮。

歐人之傾我國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泥古駭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弱。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醜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惟新之從。余謂從之誠是也。顧必謂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於中國者。則亦譽人增其義。毀人益其惡耳。英文家之哈葛得。詩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國英持之士耶。顧吾嘗譯哈氏之書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見。莎氏之詩。直抗吾國之杜甫。乃立義遣詞。往往託象於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則宜焚棄禁絕。不令淆世知識。然證以吾之所聞。彼中名輩。航莎氏之詩者。家絃戶誦。而又不已。則付之梨園。用爲院本。士女聯襪而聽。欷歔感涕。竟無一斥爲思想之舊。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罇罍。古綠斑駁。且復累重。此至不適於用者也。而名閥望胄。母吝千金。必欲得而陳之。亦以羅綺芻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備足而無所顧戀。於是追躡古踪。用以自

博其趣。此東坡所謂久鑒膏粱。反思螺蛤者也。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政教既美。宜澤以文章。文章徒美。無益於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務。瞻國利兵外侮不乘。始以餘閒用文章家娛悅其心目。雖哈氏莎氏思想之舊。神怪之託。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爲病也。余老矣。既無哈莎之通涉。特喜譯哈莎之書。摯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長沙張尙書既領譯事於京師。余與魏君適廁譯席。魏君口述。余則叙致爲文章。計二年以來。予二人所分譯者。得三四種。拿破崙本紀爲最鉅本。秋初可以畢業矣。夜中餘閒。魏君偶舉莎士比筆記一二則。余就燈起草。積二十日書成。其文均莎詩之記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爲政者也。而不廢莎氏之詩。余今譯莎詩紀事。或不爲吾國新學家之所屏乎。莎詩紀事。傳本至夥。互校頗有同異。且有去取。此本所收。僅二十則。余一一製爲新名。以標其目。

光緒三十年五月閩縣林紓序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篇目

肉券

馴悍

攣誤

鑄情

仇金

神合

疊徵

醫諧

獄配

鬼詔

環證

吟邊燕語

篇目

吟邊燕語

卷目

女變

林集

禮閨

仙猶

珠還

黑簪

婚詭

情惑

颶引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

英國莎士比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肉券

歇洛克者。猶太碩腹賈也。恆用母金取子。以居積得橐金無數。然如期要索。未嘗假借。人多恨之。仇家曰安東尼。羅馬人也。與歇同客於微臬司。其人亢俠好友。有通緩急者。必釋子金勿問。歇洛克以爲相形以敗其業。憎之次骨。安東尼見輒肆詈。歇洛克靜默弗較。至引以爲恨。安東尼居微臬司。微臬司匪不尊安東尼爲長者。而巴散奴者。睨之。尤款款有情愔。巴固微臬司貴胄。家不中貲。竟以揮霍罄其蓄。時與安東尼通緩急者數矣。一日巴散奴走懇安東尼。言城中巨家有弱息一。國色也。其父新喪。悉產賜其女。女嫁則挾產與俱。顧其父生時。余亦時造其門。女嚮我。將訂婚嫁。顧吾家式微矣。今更伸前約者。必得三千圓。或足具禮。君其能爲我將伯耶。安東尼曰。

海買未歸。倉卒不可得貲。君必需此者。吾當稱貸之。猶太人。即以吾海舶質之。於是同造歇洛克許。告貸三千圓。子金聽所割。海買歸。即並子母歸君。歇洛克自念彼羅馬人。視吾猶太遺黎。直狗耳。今幸見貸。非重窘之。不足洩吾憤。方夷猶間。安東尼覺狀。即曰。歇洛克。爾吝假吾金耶。歇洛克曰。先生嚮在廣衆中唾吾衣。蹴吾身。以爲猶太者狗耳。吾狗又安從出此三千圓者。安東尼怒曰。爾今且勿視爲朋友。告貸也。視以貲假仇敵。屆期不能完其金者。訟詈由君。我不更較。歇洛克曰。先生怒乎。吾甯憶前愆者。苟念我貸金甯復計其息。安東尼素儁俠忼爽。以爲猶太遺孽。乃變調如此。信之。歇洛克復笑曰。吾必假金。然必同赴律師定約。果如期而金不完者。爲約爽。請剝先生肉一鎊爲償。此戲約也。先生其哂笑而從我耶。安東尼曰。易耳。復私歎人嗤猶太人者。殆過當也。巴散奴駭曰。此何如事。君乃諾之。安東尼曰。約中日月。視我歸舶爲後。吾舶一歸。舉所有蓋數十倍於此。吾肉豈遽鬻者。歇洛克聞二人言。呼曰。阿伯拉罕乎。此猶太始祖猶太人動輒呼之者不圖基督教中人。乃亦妄測平人至此乎。因謂巴散奴

曰。君試念之。吾得安東尼肉。能甘之。如牛羊耶。何益於口腹。君不允者。我亦不復相強。安東尼亦謂然。遂弗聽。巴散奴允其署約。巴散奴所圖聘妻曰鮑梯霞。貝而孟德人也。舉國豔其色。顧莫能聘。巴散奴既得園。乃盛飾其車馬。過鮑梯霞。從健奴曰格來替。氣概甚盛。鮑梯霞果悅而嫁之。巴散奴從容語鮑曰。余門望雖高。顧所業乃不如中人。鮑梯霞曰。以君才調。即得甚美於吾。甚高於吾者。事君猶恐不獲當。顧乃以蒲柳之質相耦。又遭憫凶。未嘗學問。事君已愧。君反自引以爲病耶。且吾未事君。連阡之田。累萬之金。吾主之。今既委身君子。則君爲府主矣。請以吾戒指一奉。鮑如鮑君以權。足以主此產者。巴散奴感激至於無言。乃即戒指誓曰。吾永不背此戒指。鮑有侍兒曰聶里莎。見主婦篤事主翁。亦與來奴格來替訂婚約。格來替以情白主人。巴散奴與鮑梯霞咸允。遂成禮。方合卺間。家書突至。巴散奴讀之色變。鮑梯霞以爲喪書也。叩之。巴散奴疾首言曰。實告君。吾家罄矣。前之略能具禮者。實貸於安東尼。安東尼又轉貸之歇洛克。署約以爽期。不償金。當劓安氏之肉。言已。又讀其書曰。吾

親愛之巴散奴。吾海舶受颶沒矣。猶太人諾責之期至矣。若照約行事。吾去死至遲。故必得君於吾臨命之前視我。若君必不能至者。即可勿至。鮑梯霞聞言大悲。曰。安東尼爲我夫婦故至此。吾請以二十倍償責。語猶太人。不能動吾安君一髮也。君趣行救長者。顧大禮未成。無以正名。禮成君行。吾憾亦滋釋。於是巴散奴遂挾其僕歸。微臬司既至。安東尼已下獄。且爲期已過。巴散奴出母金。歇洛克弗受。必欲得肉。且立期請微臬司公爵定讞。巴散奴術窮。擬坐候鞫期。與安東尼同命。先是巴散奴別其新婦時。婦言曰。讞定宜與安君同枉我。旣而鮑梯霞自念猶太人凶狡。安君必無全理。吾前約萬事悉稟承巴散奴號令。無敢專決。今事急當同行。因治任趣微臬司。鮑梯霞有戚畹曰貝拉略。精於刑律者也。鮑梯霞以書請託名以往。且假其衣飾一行。書旣報聞。鮑梯霞果變服爲律師。並飾其侍兒爲書記狀。馳至微臬司。時公爵方臨鞫此獄。鮑梯霞出貝氏上公爵書。書云。吾夙計自來。爲安君平反獄事。顧病莫至。今請以忘年友貝而莎臨鞫。爲安氏辨曲直。公爵允之。然堂之上下。見律師貌美。恆

奇駭。時二造成上。鮑梯霞四矚。見猶太人意氣絕張。其夫巴散奴侍安東尼之側。慘然不能爲容。顧巴散奴實莫知辨質法堂者之爲其婦也。鮑梯霞語歇洛克曰。以律意申之。安東尼負責當如約。顧爲人須尙慈愛。君不過欲得錢耳。即索彼多金爲子者。於法亦善。何爲覬覬爭此塊肉。反覆伸理至數百次。歇洛克屹然不爲動。堅請如約。鮑梯霞曰。君以爲安東尼終不能出此金。故甘其肉乎。語未竟。巴散奴捧三千圓上。且曰。金固在。即多索子金。至數倍者。當不敢較。並乞律師於法外行恕。拯吾良友。鮑梯霞怒曰。國家定律。安可恕者。歇洛克樂而呼曰。但尼而來。平亭吾讞矣。但尼而者。猶太良有司也。律師妙年鞠讞。乃老鍊至此。鮑梯霞趣取約。讀竟曰。約甚明審。據律安東尼當剗却心頭肉矣。然以吾決之。得金爲優。曷碎此約。歇洛克堅勿承。語既出。利刃卽其鞞上磨拭。且下。鮑梯霞曰。安東尼。爾到此尙何言。安東尼語巴散奴曰。我死不置念。唯求速死。請以手授我。執之爲別。君歸勿以我故。軼軼不自聊。唯告夫。人道老友愛君。夫婦僅此耳。巴散奴悲哽言曰。我之重視吾妻。甚於吾命。今見君慘。

狀似吾命及此愛妻均慳乎後矣。苟能出君於死者。吾命即非所惜。鮑梯霞忍痛語巴散奴曰。設君妻在是者。能允汝所言耶。格來替見主人如是。亦以語慰安東尼曰。吾有妻。亦甚愛之。然較其輕重。尙望吾妻愬之天帝。得從危難中追君死。聶里莎侍側。作書記詰問曰。此言若亦第背爾妻言耳。果如是者。爾詎能安。猶太人久候不得。當因請曰。律師當趣下斷語。吾責須還久矣。何久絮絮作兒女語。堂上下人咸爲安東尼哀懼。鮑梯霞曰。爾曾具天平稱肉來乎。爾曾以醫士補創者來乎。吾意鎊肉一出此人殊矣。歇洛克曰。律師言約中無之。鮑梯霞曰。約固無之。然得醫。彼人可毋死。歇洛克曰。約中所無。吾何所恤。鮑梯霞曰。安東尼身上鎊肉歸汝。國家律法許汝。堂上下人亦不復駁詰。汝歇洛克復呼曰。但尼而來。平亭吾獄矣。語已出刀。語安東尼曰。君於此歸矣。鮑梯霞曰。止。吾尙有言。條約之上。言得肉而止。未言流血。流血者國律所忌。爾剜肉能不流血。於律即無背。不爾籍爾家矣。堂上下譁然。稱律師公明。聲哄如沸。格來替拊歇洛克之背曰。猶太人但尼而平亭汝疑獄矣。歇洛克語塞。顫聲

言曰。吾願受園。巴散奴大悅。奉銀園與之。鮑梯霞曰。止。歇洛克。在律無受金之責。且律忌流血固矣。然約中大署得肉一鎊而止。歇洛克刀下重逾一鎊之外。在律亦不道籍產。且兼抵其命。爾獄既負。產宜歸公。唯合抵與否。則權在公。爾曷不哀請公。尉曰。爾命可恕。然爾產半歸安東尼。半入大藏。獄卽是決。安東尼曰。吾無須此。彼猶有人有女嫁基督教人。歇洛克怒。不予以籤具。吾今請舍此產。俟歇死時。授其女。吾無須此也。歇洛克俯而署牘。嗒然而歸。公爵既釋安東尼。心殊服律師之明決。有急。延飲於內。鮑梯霞弗欲。欲趁此歸貝而孟德。乘其夫撫慰安東尼時。得聞行也。公復語安東尼曰。爾謝此律師。性命彼再造耳。巴散奴語鮑梯霞曰。吾二人命如屬絲。均先生所惠。請卽以三千園爲先生壽。鮑梯霞弗許。巴散奴堅請所欲。鮑梯霞曰。得君手套爲記足矣。他無所欲。鮑梯霞意欲得其戒指。以試巴散奴。去其套卽所以見戒指也。見戒指時。卽曰。此良佳。曷以見惠。巴散奴再三言曰。此吾賢妻所予者。殊不敢奉餉。然必於微臬司中得十倍於此者。勿憚重值。律師憤然曰。君言大似愚乞。

兒者。怫然而去。安東尼咎曰。君何惜此。斐斐者。卽夫人。有言。亦足伸辨。奈何。開罪律師。巴散奴不欲重拂朋友之意。因出戒指授格來替。追律師。聶里莎見格來替至。亦與索信物。格來替見主人出戒指勿惜。因亦出聶里莎所授之戒指。奉聶里莎主僕狂笑而去。以爲彼二人歸時。得討罪之檄矣。二人歸家易裝。頃巴散奴與安東尼亦同至。貝而孟德鮑梯霞見而賀。讞直語次。聞聶里莎與格來替大擾。聲達於外。鮑梯霞曰。彼新婚。乃反目。是果何事。格來替曰。爲斐斐一戒指耳。聶里莎曰。主婦彼受吾戒指時。堅誓勿更他贈。今云。乃付律師一書記。婢子意必不然。乃用吾物贈蕩婦耳。格來替曰。安有是者。吾出此時。書記態度。乃與爾同。吾主人亦見之。奈何。誣我。鮑梯霞曰。格來替誤也。夫婦定情之物。乃復授人。余前此亦授主翁以戒指。主翁文明。誓不他贈。安如汝蠢蠢者。格來替大震。卽曰。吾主人戒指亦贈律師矣。意攀主人。欲以逃責於其妻。鮑梯霞亦佯怒作色。咎巴散奴以爲是主僕者。均有外婦。巴散奴力辨。安東尼歎曰。吾爲朋友故。幾殺其身。彼亦爲我亡其戒指。以天理言之。皆義也。吾決